

纪念舟山解放70周年

口述:王胜泉 王志连

整理:翁盈昌

采访时间:2020年4月26日

采访地点:沈家门街道东大社区王宅

大海航行靠舵手

解放普陀亲历记

引子

1949年10月7日—9日,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佛渡、六横、虾峙3岛。

1949年10月19日,桃花岛解放。

1949年11月3日—5日,解放登步岛受挫。

1950年5月17日,解放舟山本岛,包括沈家门。

在流水岩上,坚守的我军仍在顽强作战,一次又一次将蜂拥而至的敌人打退,使敌人遭受重大伤亡。然而,敌军的飞机不间断地掠空而过,炸弹把流水岩和野猪岗这两处陆地上的每一寸土地都“犁”了一遍。我军将士用血肉在守护阵地,时时与敌短兵相接,在纠缠厮杀中等待天黑。

主动撤退势在必行,“师前指”计划当天(11月5日)下午已然议定。桃花岛上的留守部队组织一切可能找到的船只,天一黑就前往登步岛运输部队。

夜幕降临,从桃花岛驶来的船只陆续到达,部队按照预定计划,次第登船南撤。

主动请缨 解燃眉之急

鉴于登步岛极为重要的军事地位,1949年11月3日—5日,人民解放军61师在登步岛上演“海上狼牙山”之战,成为世界渡海登陆作战史的鲜见战例和成功典范。

至11月6日凌晨1时,所有部队带着伤员和烈士遗体全部顺利撤回桃花岛。同时,还带回400多名俘虏。

400多名俘虏必须快速送往郭巨老区,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在运送途中,其中一艘20吨的苏北流网船,于11月8日经过湖泥水道时触了礁,船底进水,驶到虾峙金钵孟岛涂口搁浅,解放军不得不押着20多个国民党俘虏兵上岸。

“悬水小岛金钵孟,没有居民,解放军押着国民党兵来干什么?”我们心里起疑惑。于是壮着胆问:“大军同志,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?”

“这里有船吗?”领队首长问,“我们想借船。”当了解到这艘船是桃花港起航,押送从登步过来的战俘,去郭巨老区时,阿拉胆子大了,主动与解放军同志搭话:“到哪里去?阿拉可以帮你们。”

“请问渔民兄弟,你们到这里来捕鱼吗?”

“阿拉是来避难的。”因为国民党每天派飞机到沿海各岛屿轰炸,所以阿拉吓死了。其实,金钵孟也不是

避难所,“哒哒哒……哒哒哒……”飞机俯冲下来,机枪子弹打得海水掀浪、沙滩冒烟、石头冒火星,把阿拉所有人吓得发抖,没有被打死是大运道。

弄清情况后,我和堂弟王志明、亲戚陈宝财3人各撑一艘小捕船,帮助解放军押送俘虏去郭巨,并于当晚平安到达目的地。

第二天,解放军要我们把一批大米及食品、日用品从郭巨运送到桃花。

从郭巨开船不久,天空刮起了西北大风,当船队到“洋小猫与点灯山”之间的水道时,正巧遇到涨潮,偏风逆水而行,因载重大,堂弟王志明的小捕船舵杆被折断,船成无头苍蝇,只得原地打转,无法行驶。

为了防止国民党军舰碰见,押船的解放军果断作出“撤人弃船”的转移决定。

我堂弟王志明爱船如命,不肯弃船。“我宁愿与船同存亡,也不愿弃船自己逃命,只要有我在,也要把船和米送回家。”有这样的决心,解放军同志也改变主意。无舵只好用橹代舵,用橹把握船的方向。一会儿工夫,橹也折断,只得随波逐流。

坐等待毙,不如主动出击。王志明急中生智,丢掉一部分大米,来减轻船的载重量。

因王志明船里装的是24袋大



米,每袋重75公斤。志明弟用镰刀割破麻袋,用“上落桶”一桶一桶舀大米,倒入大海,丢了5袋,约倒掉六七百斤大米,减轻了船的载重量,提高船的吃水线,便用蒿子在船头左右拨正航向,随着潮水由涨转落,志明的船随风漂到了桃花沙吞涂口,抛锚候潮。这时人已筋疲力尽,进舱睡觉。

天亮后,从沙吞下来2个男人,志明要他们帮助。他俩狮子开大口,以每人2袋大米做工,愿意帮助阿

拉将船撑回虾峙。志明说:“大米是大军的,我做不了主。”

但是没有他们帮助,船是回不到家的。经过双方讨价还价,最后商定每人一袋大米。他们背来自家船里的舵和橹,才顺利把船撑到虾峙棚棚。

我堂弟王志明的船保牢了,大米也送到了,虽然损失了5袋,还支付2袋大米的工钱,部队首长不但不批评,还口头嘉奖志明勇敢负责。

这件事令阿拉一生难忘。

踊跃报名 助海上军演

解放军为了再次解放登步和舟山本岛,需要征集更多船只和老大,于是深入到虾峙各保(村)动员——各村有解放军工作组驻村,向阿拉柯鱼人宣传解放军性质,这次征集征人目的要求、条件,其中征集对象要求是具有三年以上从事捕捞技能的水手或老大、年轻身体健康……报名那天,阿拉棚棚有个教书先生和裁缝师傅首先报名。阿拉几个要好的柯鱼兄弟眼睛看着我,我开口说:“我今年21岁,是船老大,自家有一条小捕船,我愿意给解放军撑船,我报名参加……”话还没说完,阿拉其他5个渔民兄弟许信全、刘阿隆、顾世安、吴永才、邵连法也跟着报名。经上级审核,去掉没下过海的教书先生和裁缝师傅,阿拉6个青年柯鱼兄弟批准当船老大。其他村许多渔民热情也很高,纷纷报名参加当船老大。

解放军共征集船只70多艘,船老大70~80人,给部队很大支持。

11月29日,由棚棚、礁香等村18人老大志愿者,在解放军“民运”工作组带领下,在石子吞集合,驾驶6只船,到桃花沙吞停泊。然后分配到解放军183团4连。

从这天起,我们正式成为解放军的支前船老大。

阿拉当老大有三条任务:一是培训骨干,必须手把手教会跟班解放军渡海技能,让他们迅速学会撑船。也

就是要求阿拉既当老大,又当教练员。因为每只船,有一名老大,一名水手。配上2名解放军,一名学老大,一名学水手。要在短期内完成识潮、辨风、掌舵、撑船等各项技能。还规定没有上级批准,不准调动岗位。

分配到我船上的是一名排长,他叫杨金水,25岁左右,操北方口音,他是二营四连一排排长,管三个班。这个排长可好了,既虚心好学,又和谐可亲,会关心人,他和我形影不离,关系十分友好。

二是参加部队军训、军演。由于我们大陆兵打惯了陆战,对海上作战没有经验,遇到风浪相当危险。针对战士普遍来自北方,对大海很陌生的现状,我军从1949年8月起展开了大规模的海上练兵运动。

军训主要是上课开会、教育、出操等。搞军事演习时,参加演习编队有18条船,每船乘1个班(10人左右)。等到傍晚天黑,先把船队驶到双山北吞港湾隐蔽起来,上级规定不准吸烟或点明火,不准咳嗽或喊叫,以免被敌人发现。

当潮水涨到半潮时,指挥部发出一颗红色信号弹,所有船只立即起锚、拔篷,向桃花沙吞进发,将此行动比作“从桃花茅草屋埠头,向登步蛭子港国民党阵地进攻”。这样军练每月搞几次。

在演习渡海登陆中,战士们不怕

枪林弹雨,跳进齐腰深的水里向前冲……战士们明白,只有苦学苦练,平时多流汗,战时才能少流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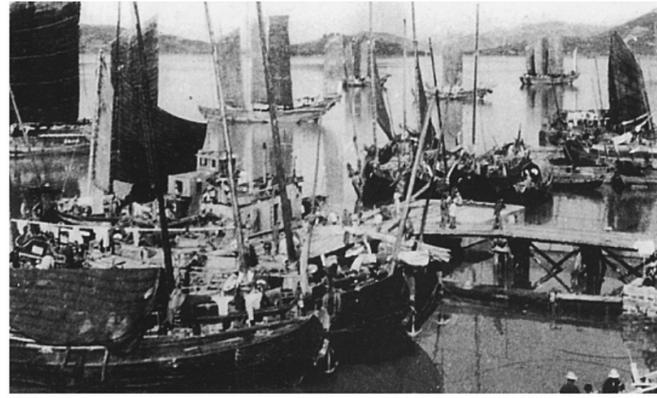
在解放军紧张训练的同时,敌军也不是省油的灯,常派敌机来侦察,不断搜索我解放军的船只,一发现目标就轰炸、扫射,所以,我们只能在夜间进行训练。

“敌机,快伏倒。”说时迟,那时快,正当敌机俯冲下来时,杨排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一下把我掀倒,用他的魁梧身体掩护着我……虽然我俩没被射中,但他的举动让我肃然

起敬,我激动地问:“你为什么自己不怕死来保护我?”“这是部队首长教育的,‘宁肯牺牲自己,也要保护好船老大,因为船老大是这次渡海战役的保证。’”听了这话,我更坚定了为解放舟山作贡献的信念。

三是去大陆郭巨等地装运粮食、副食品、柴料等。还利用夜间去桃花港柯黄鱼,柯来大黄鱼,改善部队伙食。

海上所有活动,都在夜里进行,因为白天为防止国民党飞机侵扰。



▲我军一批批船只驶抵定海、沈家门港登陆

奉命进军 获立功奖状

1949年10月,佛渡、六横、虾峙、桃花岛相继解放了,登步、沈家门还没有解放。国民党为了破坏船只,每天派飞机到沿海各岛屿轰炸。虾峙岛轰炸重点二处:一是小虾峙避风塘内的停船场,那里是全虾峙人渔汛结束后或防台风时集中停船的地方,国民党飞机在那里至少丢了几十枚炸弹,炸坏许多船只。二是棚棚门口海涂,因那里是涨网船停泊之地。在短短几天内,丢了10多枚炸弹。许多涨网船被炸毁,其中一枚炸弹落在沙滩边王云法兄弟家,炸毁平房5间。因此,棚棚村有40~50户连人带船逃到金钵孟避难。有一孕妇在石洞临产,孩子取名为“石洞”,现在成了历史的见证。

百姓生命无法保障,渔民无法出洋生产,民不聊生,怨声载道。

“在海上航行更危险,一叶扁舟暴露无遗,飞机机枪扫射,说不准啥时被打中,那段时间,阿拉每天把脑袋提在‘裤腰间。’”与阿拉一道支前的虾峙沙蛟村庄隆全,回顾当年给解放军当船老大那段时间,至今记忆犹新。

有一天半夜,运粮船从宁波北仑、郭巨至桃花、虾峙航线上,途中遇到了敌机的袭击,庄隆全和4名船工都怕极了。跳进海里,拉在船后面的小舵盘上躲避起来。敌机一阵扫射,我们就把头钻进水里,憋着气。等子弹过后,钻出水面透口气。抬头望着天空,当飞机再次俯冲下来时,连忙再钻进水里……如此反反复复,总是憋死人。

有时,飞机过去好长时间,生怕再来,阿拉还是钻在水里,不敢上船,直到敌机飞

走。子弹打到米袋上,会开花,阿拉真吓煞。而同船的4个解放军一点也不怕,站在船头叫我们上来,“没事,别怕,没关系的……”

咋没事呀,子弹不会长眼。曾有支前船老大张成雄在穿山洋面运粮途中,遇到敌军飞机,被扫死。

另一次运输途中,遇到敌人的军舰,庄隆全的船和另两艘渔船都被敌舰碰到了。敌人用钢丝绳拴了三条船,往沈家门方向拖。庄隆全恨透国民党军队,不肯把人和船落到敌军手里,他急中生智,趁着天黑,用斧头斩断紧绷的钢丝绳……终于死里逃生。

5月16日,根据“向舟山群岛之敌,全线进攻”的命令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、21军、23军,3个军近10万大军,在隆隆的炮火声中,从东起登步岛,西至金塘

岛、镇海,15公里宽的海面上,同时起渡,万舟齐放,全线追击,一幅跨海东征,海上大进军的壮丽图景,呈现在东海之上。

16日傍晚,连长突然来通知:“登步岛上有老百姓叫唤,国民党军队已经逃跑,要我们支前船都去茅草屋埠头集中。当晚我们把侦察部队送到登步蛭子港登岸后,又返回到茅草屋待命。”

第二天早上8时多,船队载着解放军向登步进发。上午10时到达鸡冠礁埠头,见到许多老百姓在悲惨痛哭,谩骂国民党逃跑时抓去他们的丈夫或儿子。接着,我们船从鸡冠礁出发向沈家门进军,下午2时半左右,到达沈家门西边道头上岸,与182团先遣营回合。那时沈家门的码头上、街路上、高楼窗台上站欢迎解放军的人群。

我们在沈家门西横塘一大户人家房子里住了10天左右,部队首长向我们宣布三条纪律:一是就地待命;二是外出要在2人以上;三是商店购物不得强买,不要向路边商贩购物,如酒类,防止敌特放毒。

5月28日上午,奉师部命令,所有支前船只,包括普陀、奉化、象山、温岭等开赴到桃花。中午,在茅山张家大道地,21军61师举行船老大庆功暨宴请大会,摆宴席20多桌,每桌8人。会上先由部队首长讲话,然后向每位船老大颁发“立功奖状”和“荣誉证书”。我和大多数老大荣立二等功,一等和三等功是少数。

宴席结束,由部队统一安排船只,送各地老大回家。遗憾的是虾峙有4位船老大在这场战争中牺牲,被追认烈士,成为我们永恒的缅怀。